



边看边聊

几近满分的高评剧《请回答1988》开头,中学生德善因为自己被选中为汉城奥运会举牌,在家里开心发疯,不小心挨了姐姐一顿胖揍。而我对奥运会最早的记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当时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视,邻居们都挤过来凑热闹,信号很不好,全靠手动摇天线。如果记忆可以配上背景音乐,那一定是谭校长不卷舌的《心手相连》:“心与心相连,手和手相牵,我们相信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如果记忆还可以插播画面,那一定是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大型团体操,花团锦簇,裙裾飞扬。据说在这之前,中国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了洛杉矶奥运会,家家开始梦想拥有一个电视。我们家也短暂地有过一个,但那不是我爸受人之托帮外地买的,当时买彩电非常难,需凭票供应,只有上海这类大城市才能买到,还得搭买一堆没用的滞销品;买好后放在我家看一阵子,看看有没有问题。所以当它被拉走时,我哥据说挡在门口,心痛大哭,愣是不让拉——这让我爸妈更坚定了立马送它上路的决心。

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在全国已经普及,莎拉·布莱曼和卡雷拉斯合唱的主题曲响彻街头:“永远的朋友,不只是一春或不一夏……”我们搬到了新房子,邻居都不认识。不知为何,那一届,以及之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我记忆里清晰而美好。哦,当时正逢暑假,爸妈上班,没人管,可以正大光明看转播,躺在凉席上看,横着看竖着看躺着二郎腿看,搓着西瓜看,吃着冰砖看,再也不用鬼鬼祟祟的感觉真爽!

至于后来的悉尼和雅典奥运会,记

一个普通人的奥运会

曲玉萍

时间真快啊,十多年又过去,好像经历了许多,又好像啥也没发生。转眼到了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它的口号直译过来是“敞开游戏的大门”,源于法语“睁大眼睛,打开眼界”。想想也对,虽然我们一直把奥运会叫作运动会,但它字面原意其实是“奥林匹克游戏”。每四年,全世界的人类才有这么一次机会,聚在一起玩游戏。玩过游戏的都知道,人越多越有意思,有输有赢才刺激,才好玩;如果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虽然可以一直赢,但一定很无聊;而且游戏是竞争不是战争,不用非得你死我活才算赢。还记得“最美垫底者”阿赫瓦里吗?作为坦桑尼亚参加奥运会第一人,他开赛就被挤倒受伤,天都黑了,裁判都准备回家了,他还在跑。记者同情地问,为何明知输了还要跑下去?他说:“我的祖国把我从五千英里外送来,不是让我来开始比赛的,他们是要我来完成比赛的。”

奥运会,不就是一场盛大的游戏吗?好的游戏,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不管你来自哪里,有钱没钱,年纪大年纪小,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当网友们听说来北京参赛的伊拉克选手达娜,连双像样的跑鞋和比赛服都没有,使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为她和她的队友准备了球鞋、运动服和各种各样的中国礼物。当人口比较少的卢森堡,全国上下问了一圈谁会打乒乓,结果发现还是那位叫夏莲的61岁上海大姐。得,就让她代表咱去吧!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

这首《浣溪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它里面蕴含的却是无限的人生感慨,它不是写一件具体的情事、一场具体的离别,或是一次具体的伤春,而是在里面比较集中地涵盖了我们在人生中的一种烦恼困境。“一向年光有限身”,“一向”,即一晌,一会儿。片刻的时光啊,正如我们

有限的生命!词人的哀怨是永恒的,那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惜春光之易逝,感盛年之不再,这虽是《珠玉词》中常有的慨叹,但本词强烈而直接地呼喊出来,更有撼人心魄的效果。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如此地匆促,这是第一层的悲哀,如果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甜蜜,所有

烦人的「脑补」

李荣

家里人如今已经不大喜欢和我一起看电影和电视剧了,嫌我要求太高,老是觉得剧情这里那里有漏洞,或者过重过轻有分寸上不适合的地方。连波洛、马普尔小姐这样经典的探案剧,有时候我也会“自作多情”地想去边边角角“脑补”一下,让细节在“逻辑”上更加合理一些。

他们最烦我的,就是看完剧后经常缠着他们做细细碎碎的“讨论”。记得一次看完一个波洛的剧,觉得其中一个情节,凶手把手枪摆放在被害者的手里,有意伪装成被害者自杀的假象,但那个左右手似乎有点弄颠倒了。我说得他们不耐烦,干脆都离我远点,各干各的去了。我还是搁不下,翻出克里斯蒂的原小说来查,果然编剧在这个小细节上作一点改动,却有点“改坏”了。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家里人,他们不以为然:“就算你对了,这又有什么大的意思呢?看剧本来就是娱乐,如此在逻辑上毫不放松,用抽象思维死抠细节,一点看剧的情趣和味道都没有了,何必呢?”经他们这一说,自己也感到“无趣”起来了,这样下去,观剧的面越来越窄,能够看得上的好剧越来越少,有的电影看了一个好开头,却怪它没有合理地展开,或者草草了结,收不住尾,太可惜了。但这个可惜,到底是可惜了这个电影,还是可惜了我这个看电影的人,又有点分不清楚了。

不如怜取眼前人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二十

张静

的愿望都能够达成,所有的理想都能够实现,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的人永远相知相伴,那么这短促之年命就可说也。接下来第二句就给我们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等闲离别易销魂”,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之中,又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又要面对多少生离死别?而且这个离别实在是太多了,太常见了,所以是“等闲离别”,“等闲”二字,殊不等闲。离别那么轻易地、寻常地就来临了,这是更令我们沉痛悲哀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可是本词所写的,不是去国千里的生离,更不是泣泣拉血的死别,而只不过是寻常的离别而已!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是不止一次会遇到的,而每一次离别,都会占去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不令人“销魂”呢?

晏殊身居宰相之位,除了具有文人对于苦痛的敏锐感受,更有士大夫排遣、慰藉悲哀的办法,所以上阕末句是“酒筵歌席莫辞频”。酒筵、歌席都是人生中的美好,饮酒、唱歌都是欢乐之情境,“莫辞频”,不要推辞;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能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频”,是指宴会的频繁。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留必以音乐相佐”“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酒筵歌席”,即指这些日常的宴饮。人生本来是短暂而充满苦痛的,但痛苦无益,词人唯有强自宽解,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因此要珍惜当下欢聚的美好和快乐,酒宴歌舞就不必推辞。这句写及时行乐,聊慰有限生命。

走出建水古城的东门,步行就可到达临安小火车站,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可以载客的米轨小火车的起点站,乘坐建水的米轨小火车“慢”游建水乡村,也是建水旅游的一大特色。

小小的临安站,是古城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标之一,车站外墙是亮丽的黄色,正面屋顶造型由连续的几个弧形构成,两扇大门与五扇窗户外间隔呈对称布局,门窗均以绿色勾出线条,简单而又有点洋气。候车室还原了旧日的时光,室内的屋顶、地面和灯饰,带有异域风情,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在低调中向来来往往的游客陈述着往日滇越铁路的故事。

车站也是人来人往,游客无视火车即将发车,在站台上、火车旁、铁轨上照相留念,在火车站如此轻松嬉闹打卡,好像国内仅有,在工作人员的反复提醒下,游客们才纷纷上车,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毕竟游客是第一位的。我们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走进木板装饰的车厢,非常简朴干净。木质座椅两两相对,车厢顶上的摇头风扇,带着复古的气息,悠悠然地转着,吹出的风似有若无,恰到好处。

临安站至团山站全长大约13公里,设临安站、乡会桥站、双龙桥站、团山站四个车站,时速是20公里左右,建水小火车大概是当今中国最慢的火车,使都市人可以在这里放松心情,体会一种真实的“慢”游。三月底的滇南,气候适宜,车窗大开,云天微抹山水,金黄色的油菜花散见田陇,云南特有的蓝花楹正含苞待放,几串早开的紫色花朵在风中摇曳,显出淡淡的宁静。

建军节前夕,我和单位新媒体中心的同事来到武警训练基地,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军营生活,第一个内容是叠被子。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的被子放在平地上,下面垫着干净的垫子,灼热的阳光下,我们“70后”“80后”“90后”“00后”4名“年代体验官”和1名新战士,一字排开,每人面前一床军被,旁边的班长一声“开始”,我们随即蹲下去开始忙活起来。说真

最爱「豆腐块」

徐连宗

它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绿色织物,平淡无奇。然而,当班长的双手开始对它进行塑造,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铺平、压实、折叠、修整,一系列看似简单却又饱含技巧与力量的动作之下,原本柔软蓬松的被子,渐渐有了棱角,有了形状,最终成为了那方方正正、线条笔直的“豆腐块”。

其实,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模样,是有很多技巧的,比如首先要平整,需要一遍遍用的,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毕竟有30年军旅生活的“功底”,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儿,就是被子上有明显的折痕,只需“重蹈覆辙”,军被就会被叠得有棱有角、有模有样。当然,最后还得数陪我们一起体验的新战士叠得最好。

在部队时,我最头疼的就是叠被子。记得踏进军营的第一天,班长教我们叠被子。初见那军被,

跳高

张大文

跳高比赛中,其实每个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只是最后一个失败者,跳过了别人跳不过的高度,他反而胜利了;但他又跳不过更高高度,他又失败了。

他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兼而有之:减之一分则胜利,增之一分则失败。

所以,胜利了,不要骄傲,切记刚从失败走来;失败了,不要气馁,经过努力,可以迈向新的高度。

观,看到他们当时也是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如今,我即便离开了军营,那“豆腐块”模样的军被依然常出现在梦中。它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每当想起它,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军旅生涯的深深眷恋,对军人荣誉的崇高敬意。

我第一知道阿尔萨斯-洛林,还是少儿时代通过一篇名为《最后一课》的课文。文章是由法国作家都德于1873年创作的,说的是被划归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学校必须改学德语放弃法语的故事。只是小说的作者出于对法国的热爱,并没有说明之前的法语教学也是法国占有该地区的时候强迫当地学校放弃德语改学法语。为何一个基础语言教育如此反复?

为了搞明其中缘由,我们来到了当地,第一感觉这里的小城美如童话,德式建筑的风格却透露着法式的浪漫,就在这童话世界里找了家餐厅坐下,看菜单发现菜品也偏德系,点了个猪肘子,却发现做得比德国的好吃,略像红烧肘子。

法式浪漫

张廷

边吃边和当地人聊天,他们说这里地处德法边境,归属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谁打赢归谁,阿尔萨斯语属于德语的一支,但是与被普鲁士统一的德国官方普鲁士系德语区别很大,无法直接交流,也就是说法语,统一后的德语与阿尔萨斯语都很不一样,当地人基本都说当地话。15世纪末开始,当地的贵族、有钱人、文化人流行说法语,精神层面上渐渐倾向于法国,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这里重归法国,政府再次强制推行法语教育并获得成功。

离开餐馆走上小桥,赶紧拿出相机拍下这德国文化与法国精神完美结合的浪漫画面。



七夕会

张廷

摄影

建水“米轨”慢游记

钱江

走出建水古城的东门,步行就可到达临安小火车站,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可以载客的米轨小火车的起点站,乘坐建水的米轨小火车“慢”游建水乡村,也是建水旅游的一大特色。

小小的临安站,是古城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标之一,车站外墙是亮丽的黄色,正面屋顶造型由连续的几个弧形构成,两扇大门与五扇窗户外间隔呈对称布局,门窗均以绿色勾出线条,简单而又有点洋气。候车室还原了旧日的时光,室内的屋顶、地面和灯饰,带有异域风情,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在低调中向来来往往的游客陈述着往日滇越铁路的故事。

车站也是人来人往,游客无视火车即将发车,在站台上、火车旁、铁轨上照相留念,在火车站如此轻松嬉闹打卡,好像国内仅有,在工作人员的反复提醒下,游客们才纷纷上车,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毕竟游客是第一位的。我们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走进木板装饰的车厢,非常简朴干净。木质座椅两两相对,车厢顶上的摇头风扇,带着复古的气息,悠悠然地转着,吹出的风似有若无,恰到好处。

临安站至团山站全长大约13公里,设临安站、乡会桥站、双龙桥站、团山站四个车站,时速是20公里左右,建水小火车大概是当今中国最慢的火车,使都市人可以在这里放松心情,体会一种真实的“慢”游。三月底的滇南,气候适宜,车窗大开,云天微抹山水,金黄色的油菜花散见田陇,云南特有的蓝花楹正含苞待放,几串早开的紫色花朵在风中摇曳,显出淡淡的宁静。

